

孤烟缭绕

狄向弘 著



孤烟缭绕

狄向弘 著

陕西旅游出版社

(陕)新登字 012 号

责任编辑:张小平

封面设计:周天强

孤烟缭绕

狄向弘 著

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市长安北路 32 号 邮政编码 710061)

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地质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9.5 印张 240 千字

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2000

ISBN 7-5418-1757-0/T·361

定 价:15.00 元

目 录

无罪的罪犯（中篇）	（ 1 ）
监墙上下罗曼史（中篇）	（ 63 ）
图书馆趣事（短篇）	（ 86 ）
进 监（中篇）	（ 96 ）
孤烟缭绕（长篇）	（ 116 ）

无罪的罪犯

从翠绿的清丫山，流出了一溪碧水。象一条绿油油的草蛇，蜿蜒斗折，穿岭过岗，在临近小城的西南方，和另一条小溪交汇相溶。澎湃了的河水，带着它特有的疯张，东撞西碰拐弯抹角，急匆匆地扑向百里之外的汉江。

小城的人把这条养育过祖祖辈辈的溪流，叫做丫丫河。象疼爱自己倔壮顽皮的儿子和漂亮妩媚的女儿一样，小城的人整日里喊着它，用着它，梳理着它。丫丫河也不负众望，在绿荫丛中，越发显得优雅妩媚、生动活泼。它的波纹绚丽多彩，它的水质甘甜清冽。喝着它，小城的男人英俊潇洒，肝胆照人。品着它，小城的女儿俊秀俏美，心灵手巧。当然，小城的人也不全象人们传说的那样，是一色儿的义男淑女。就象丫丫河边的树林里，也长着一些奇形怪状，扭身屈腿的歪脖子树。同时喝着丫丫河水长大的男男女女，却各有一付活络心。各人说出的话，做出的事，也各有各的丫丫之异。令人惊诧，令人费解。时下，我们的故事，就在丫丫河畔的小城里开了锅。

一、晴天霹雳，模范教师带上了手铐

呜……刺耳的怪叫声，忽高忽低、忽左忽右听不出个旋律。警车头顶着一个陀螺般旋转的红灯，象个令人发怵的饿鬼幽灵，招引得好奇的小城市民，在家门口，窗户上探头探脑，窃窃私语。小孩子们却没有大人们的多疑多虑纷纷跑上街头，奔走相

问，更有甚者，还顺着警车开过的辙印，寻迹死追，活象些个小侦探，不达目的，决不罢休。

警车在小城中左拐右转，狠狠地扑向了小城的西北角。

哧——一个猛刹车。警车愤愤地颤抖了一下，停在了小城唯一的一所中学面前。

车上下来两个身着警服的人，一胖一瘦，胖的约模四十来岁，表情严肃，眼神专注，一副不折不扣的公安脸，人称老胖。瘦子大概有二十四五岁年纪，脸上的汗毛还未退尽，虽然努力挺胸展肩，淡漠表情，但从时不时向老胖投出的询问目光中，看出来他确是个新手。他叫侯刚。喜欢研究福尔摩斯，凡是名探都是他崇拜的偶像，经过了托人说情，刚刚满足了心愿，上个月才从户籍科调到刑侦队。

两人挺胸阔步、威风凛凛地推开了校长办公室的门。

象一切芸芸众生对警察有一种本能的敬畏一样，从教多年的校长，看到这两位非常威严的警察，也禁不住胆瘪气软，怯怯地站起身，软语相让。

“同志，请坐，请坐！”

老胖也了小侯一眼，瘦警官赶忙返身关严了门，又咔嚓一声，将门上了锁。

校长心里咯噔一下，一颗苍老的心便悠悠悬吊了起来，猜不透是从那方飞来了横祸。

“我们是来捕人的。你们学校的耿方，身为教师，却黑心烂肺，拐卖女学生王雪花，群众义愤很大，局里命令逮捕。这是逮捕证。”

校长郑重地接过这个置人死地小小纸片，只觉得沉甸甸的。刚刚欣喜与已无关而放下的悬吊之心，这时又压上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石头。

怪了，怪了？这不太可能吧！耿老师一向教书认真，爱护学

生。平时为人豪爽，热心助人，是个难得的教学骨干。怎么会拐卖学生呢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一定是弄错了。想着想着，校长脱口疑问：“该不是弄岔了吧，耿老师可是个模范教师呵。”

“哼，什么模范教师，一个披着人皮的狼”。侯刚脸上露出一付鄙视的表情，疾恶如仇的说：“你别看他表面上正儿八经，人模狗样，骨子里可包藏着祸心。他偷偷地把你校学生王雪花卖到了新疆库车，那是西域戈壁，几千里路哩，你知道不知道？知人知面不知心，好可爱的糊涂校长。”这一席又软又硬，又狠又辣象利刃一般的说话，把老校长刺了个晕头转向，心血淋淋。

知人知面不知心？我真的不了解共事了十几年的同事吗？老校长固执的思绪又缠绕在了过去相帮相助的岁月里……

当、当、当，清脆的下课铃敲响了。老胖急忙挺身站起，侯刚已打开了校长办公室的房门。老校长急忙站起挽留：“是不是先等一等，等上了课学生进教室以后，再叫他来，你们从这里领走他。”老校长慈悲为怀，很注意顾忌教师的脸面，谈话中，也不愿带出一个逮捕抓人之类的凶兆字眼来。

“校长，你别右倾保守了，他已经是待捕罪犯了，你还照顾他的脸面。他拐卖学生的时候，怎么不想你们学校的声誉，怎么不想教师的尊严？”瘦警察对校长的态度非常气愤。

“你是校长，应当站在受害者一边，为保护你的学生尽职尽责。耿方贩人，有人证物证，是板上钉钉的事情，你别忌三顾四的，要相信政府，相信我们。”老胖语气虽然和顺，但软中有硬，态度明朗无比。使老校长终于无可奈何地勉强同意了警察在不适当的时间，不适当的地点，去例行一次令人挠心的公事。

当警察出现在校院里的时候，一场不大的心灵骚动，在同学脑海中荡起了涟漪。

这令人注目令人好奇的警装顿时象一场冷雨，浇在了燕舞雀跃鹿蹦兔窜的操场上。学生们探奇寻幽的心理，熄灭了自己玩耍

娱乐的热情，天真明亮的小眼睛里射出了惊奇的目光。随着目光的导移，同学们围在了警察叔叔的身边，簇拥着公差向数学教研室移动。

教室里耿方老师，刚刚放下课本和教案，将收来的作业本擦码整齐。随后，伸屈胳膊，扩展胸脯，边作保健操，边和同室的教师满面春风地谈笑起来。

“耿方？”

耿老师转过身，见是两位警察在喊。他怔怔地等待下文。

“你叫耿方吗？”

“是，我叫耿方。”

“你被捕了，这是逮捕证。”老胖用威严得令人心惊胆颤的目光死死地盯住耿方，随手把小纸片伸到了他面前。

“怎么回事？你们不能无故抓人。”

“你别装蒜。你拐卖王雪花的事，已经被告发了，还嘴硬。伸出手来。”侯刚气势汹汹，话语干巴硬脆。

听到这一席义正词严、击中要害的训斥，耿方的脑袋里轰隆一声响，似乎有一架波音 707 遇难爆炸，栽到了丫丫河里。而胸腔里的肺叶，变成了丫丫河上空两团沉重粘湿的云雾。那颗因常年伏案缺乏锻炼而呈衰弱状的心脏。就在云雾里有气无力地翻跟斗，投篮和射门。好象忌辣的人被灌进了一大碗椒粉，好象过丫丫河的村民把担在肩上的粪桶，扣在了刚被丫丫河洗浴过的白亮亮的身上。耿方最忌讳、最不愿发生的事，竟一点招乎也不打，一点风声也不漏，就赤裸裸地摆在了面前。

王雪花的事，要逮捕我？这可是没有预想到的结局。不过，既然做了，那就认了。耿方迷惑不解的目光变换成了迷茫凄然的眼神。

“别愣着了，快伸出手来。要想拒捕，我们就动武了。”说着，侯刚已经勇敢地扑上来，扭住了耿方胳膊。

耿方木木地站着，缓缓地伸出了双手。一双锃亮的手铐，咔嚓一声锁住了耿方的手腕。

同室的三位教师闹不清是怎么回事，惊诧的竟不知如何是好。

门外，黑压压的围满了学生，见警察押着耿老师走出教研室，便自动地让出了一条一米见宽的夹道。

耿方被锁着的双手紧紧地贴着小腹。目光散乱无神，既没有自疚的羞愧，又没有不服的愤怒，双脚稳稳地走在师生围成的夹道中间。

“耿老师！”不知那位女同学尖尖地喊了一声，突然整个校园里喊声四起。

“耿老师！”“耿老师！”喊叫声此起彼伏震耳欲聋。声音里带着从童心中迸发出来的关切、迷茫、惜别、困惑和爱莫能助而又极不情愿这位好老师被抓走的企盼，呐喊。

随即，喊声变成了嘶哑的哭泣，像传染病蔓延一样，哭泣的人不断增多，扩展。凄凉声波造成的涟漪，在人们心底久久荡漾。

师生们的心上像是压上了一盘石磨，沉沉的，堵堵的，闷闷的，疼疼的。耿老师，多好的老师呵！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？人们在问自己，也在问别人，更多的是想从记忆的时光里回味出，令人信服的端倪。

数学教室里，一个秀美文静、着装素雅和耿方共事三年多的董老师，正痴痴地望着对面墙上的奖状镜框，呆呆地发木。这是教育局颁发的荣誉，是表彰数学教研室工作出色成绩显著的物证。是耿方和他的几位同事携手奋进忠诚人民教育事业精心育人的象征。连续三年了，他们勤奋敬勉，尽职尽责，相帮相促，同心同德。宛如拧成的一股绳一样，相依相靠，关怀备至。在相互之间，各人的工作业绩，人品、家事、连亲友熟识、人事关系，

都象一碗清凌凌的矿泉水一样，清亮透底。

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？他爱学生一向是出了名的。去年五月，我们班一名学生被选上参加省上的数学竞赛，学生家长经费不宽余，家里让放弃比赛，是他慷慨解囊，资助了车宿费。他还亲自和我一起，把学生送过了丫丫河，送上了去省城的火车。

是不是下海经商的浪潮也冲昏了他的头脑？不象。近一两年，有些学生的家里富了，家长常赠些红包、物品什么的，他都谢绝了。有时，给开饭馆、杂货铺的学生家长写写牌匾、对联什么的，人家衷心致谢，可他从来不要什么馈赠，他不是贪财图物之辈。

是不是对王雪花有什么不轨图谋呢？忽然冒出这样的疑问，连董老师自己也感到吃惊。随之，一股无名之水，开始涩涩地酸酸地侵蚀着女老师的芳心。

董老师年纪已过二十六，虽说还未合适的人选以身相许，但对自己的终身大事，却从不马虎。因而头脑冷静，心底坦荡。她心里也曾暗暗地憧憬过不少风华正茂的青年男子。她所勾画出的自己的白马王子的形象、学识、才气、志趣以至性格、爱好、风度，竟也有耿方的不少优点。虽然耿方早已婚配，家里有贤妻娇女，但她为此，却着实气恼了一阵子，遗憾了一阵子，妒嫉了一阵子。相好无望，作个好朋友总可以吧，连董老师这一点小小的欲望都不能尽善尽美。耿方时不时的还泼点冷水，让女老师一头热的剃头担子也燃不起旺旺的明火来。除了工作上的密切配合，学识上的互相切磋，事业上的全力支持，在感情上的默契就令董老师很难捉摸了。对耿方来说，董老师不时抛出的感情连线似乎永远没有粘着度。一份照顾生活的关切，一缕充满痴情的嗔笑，甚至连一会儿热情洋溢的调侃，都被耿方拒之于千里之外。一本正经，毫无表情，就是耿方避嫌的王牌，简直像个阿木林。

和混顿未开的毛头女学生相比，董老师的俊俏苗条和保养得

细腻柔嫩的皮肤，以至整个人随意洋溢出来的高雅风度，使她成了学校的注目人物。就因为他们教研室有个品学兼优的带头人，而使他们的流言蜚语无关，而且连贯三年先进。因而这又从另一方面展示了耿方磊落的胸怀，这不能不使充满了幻想的女老师越加敬佩。

笃，笃，笃，门被敲了三下，还没等董老师应声，来人就推门而入。陷入沉思的董老师忙打住思绪，茫然地抬头应付，来人是校长。

“这太意外了，你是不是知道点情况？”校长诚切地问。

“一点儿也不晓得，是不是阴差阳错了。”

“我也不相信，这么好的老师，怎么会干那种蠢事。去年夏天，王雪花掉在河里，还是耿老师救上来的。”校长的话语里充满了对同事的深情。

救雪花的事，董老师也听说过。只是幻觉走上了另一条岔道，其它的事，也就无遐顾及了。现在提起来竟使她止不住感动了起来。

夏天，雨水充足，丫丫河就暴涨了起来，翻波涌浪，呼啸向前，象条肆意扭动翻滚的白花花的巨蟒。

耿老师带着同学去搞团日活动。同学们在丫丫河边尽情嬉闹。团旗手是个男生，他随意激了激雪花，让她在团日做点奉献，将皱巴巴的团旗洗一下。王雪花便兴高彩烈地接受了这个任务。雪花对待这件事很神圣，因而干起来也特别精心。随着捶洗节奏而哼出来的歌儿，也特别柔美动听。旗手还当着全体同学的面竟毫无顾及地称赞她能干，还向她敬了一个很正规的少先队员队礼，对这些中学生来说，不啻是一种恶作剧，因而逗引得同学们无节制的嬉笑起来。王雪花也乐得泪花盈盈，当她抬手擦眼时，洗好的团旗却被带下蹲石，掉下了河里。眼看团旗快被卷到中流，雪花慌不择地，扑通一下，就扑到了河里，三游两扑，团旗

已被她牢牢的抓在了手里。但她也被河水呛得头晕目眩，只有随波漂流的份儿，没有横渡扑岸的意识。岸边的同学，起初只当她捞上团旗就会游上岸没想到她向下越漂越远，于是惊叫起来：王雪花被冲走了！快救人！耿方听到喊叫，不由分说，来不及脱衣便跳入河中，连游带潜，便将雪花截获，挽着她拖上了岸。他躬起腰，让男同学把雪花抬起来仰放在他的背上。雪花头朝下，吐出了几口呛在腔子里的河水，就缓和过来了。原地休息了一会，她好象没事人一样撒开了欢儿，侍弄起刚刚凉在树枝上的团旗。看到她一如既往，没有什么不适，同学们提起的心也放下了。他们对耿老师的见义勇为，又增添一份敬意。

老校长和董老师的回忆，都已打住，双双对视了一眼，眼神里透出一个结论，耿方是个好老师，不是败类。

可眼前的事实，又不能不令人起疑。公安局不是吃干饭的，胖警察说既有原告，又有线索和证据，那逮捕收审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了。可我们这些在一个锅里搅勺把子的人，在一个校园里同作息同工作的人，怎么连一丁点儿蛛丝马迹，一丝半缕风声信息都没有捕捉到。是无事生非，还是真象被蒙？一时还真难捉摸。想想那警察义正词严的态度，就能估计到，老耿这回到了公安局，是没有好果子吃的。

临了，老校长吐出了一句话：“人心难测呵。”这大概是老校长久经磨炼，在坎坷人生和炎凉世态中总结出来的一句至理名言吧。

没想到充满浪漫幻想，对耿方倾心敬佩的董老师，这会儿也动摇了自己的信念。随着校长充满感慨的“呵”音，下意识的点了点头。

天哟，难道就没有一个怀有惬意柔肠的人，去为耿老师跑跑消息，探探路子，设法辩清真伪吗？真个是人心难测哟。

二、惊喜参半，不孝女儿离家出走

王雪花家住小城南边三里许的洞子坪小村。父亲王一元在村里也算个人物。会木匠活，农闲时给人作个门窗，打个寿棺，还算小城一流。因而家境殷实，手头活泛。人品也算上乘，对人和善随和，是个属于有手艺的老实人之类的角色。四十多岁了，还没有听到过和那个乡邻公干红过脸拌过嘴。好人也有横祸。雪花十来岁的时候，妻子得上了肝癆。这是村人揣测的病名，其实就是致人死命的肝坏死。王一元起初也没当回事，女人家嘛，头疼肚子疼，那是常有的事。受劳苦的人身板子硬，活头大，喝点酸辣汤，嚼点干姜片就没事了。谁想一个月后，老婆竟变了个样子，脸面憔悴、身子干瘦，疼起来呼天抢地，像鬼勾命似的。王一元看事不好，亲自用架子车把媳妇拉进了医院。吃药、打针、输液、动手术，折腾了一阵子，还没见效应，可怜的老婆就一命归天了。

王一元怎么也想不到会有这样的结局。精神顿时垮下来。老婆有时还不见得，老婆不在了，一看见屋里的物什，就情不自禁地想起了老婆的许多好处。洗衣做饭，喂猪喂鸡，那一样离得了她，缝补缀连，扫地抹桌，那一样少得了她。就连担水碾米这些力气活，王一元也从来未插过手。这会儿人去屋空，孤影相吊，老王真不知道如何是好。他的世界确确实实是塌了天。他的精神颓废到了极点。整天愁闷忧郁，长吁短叹。有时竟也自言自语，恨自个儿，没有及时领去救治，怨祖宗上辈，不知那辈子人作了孽，应到了媳妇身上。

怨天也罢，恨地也罢，怨先人也罢，恨自己也罢，剩下的日子还得人去，以后的路还长着哩，活人总得走下去呵。

幸好，家里还有个乖女雪花。这年雪花已十三岁，是个五年

级的学生了。经过丧母的变故，小雪花似乎一下子成熟了，懂事了。不再疯跑，不再撒娇，默默地当起了家庭小主妇。把母亲丢给她的一应活什都统统揽了下来。屋里有了勃勃生气，屋里象个干净人窝。时不时还劝一劝丧魂落魄的父亲。端一碗汤，送一碗饭，递一口水，点一锅烟，殷勤的照料，象无言的感召，使父亲又挺起了胸，扛起了锄头出门去侍弄他的庄稼地。雪花白天上课，晚上顾家，硬是苦熬了两年，小学毕业了，雪花也是个大姑娘了。

乡邻们看到王一元父女苦撑苦熬的日子，动起了侧隐之心，有好事者，说媒拉牵，给老王弄来了一个因不生育而被遗弃的小寡妇。

寡妇进门，变成了王一元明谋正娶的媳妇，变成了雪花难以接纳的母亲。

老爹爱娇妻，也就无意照顾还需要照顾的小雪花了。

起初王母还能操持家务，涮洗喂做碾缝缀扫，样样都弄得有条有理，让雪花腾出手来读书上学。日子一长，就不是那么回事了。时不时的在老王面前吹吹枕头风儿，什么我嫁过来不是给你家当长工的，什么侍候了老的，还得侍候小的，老爷小姐都成了我的主儿，什么那么大的女子了，不干活，养得白白嫩嫩的，是不是想让当窑姐儿。经不住软缠硬磨的撺掇，经不住娇声嗲气的诱惑，老王发话了：都多大了，还不知道干活，给她分拨些活计，让她干。

此后，王家媳妇俨然以主母自居，连着轴儿使唤雪花。本来就不自在的雪花，这以后就更加不自在。有时干着活嘟囔，有时不干活也嘟囔。母女压根儿不贴近的心思，又扯着劲向各自的方向牵扯。有时候受不了对方的态度，也叮叮当地顶撞几句。每逢这时候，王母毫不相让，骂的很惨。什么小婊子、小妖精，搅屎棍。还咀咒雪花，你咋不跟你妈一起去死。雪花起初还能忍

着，后来就干脆撕破脸皮，以牙还牙。说出话来也够噎人的，象妖婆娘，焦尾巴货，黑心狼，这些让人心碎的词语，时不时的往王母身上倒。俩人的关系越来越僵。雪花有心找爹诉说心中的苦楚。王母整天缠着老爸，就没留下个父女单独说话的机会。偶然碰上面，还没开口，父亲就板起了面孔，训斥道：“看你整天牛牛的，象个啥，也不知道孝顺父母。她尽管不是亲的，也是你妈。几年了，我就没听见你叫她妈。”雪花一听就来气了：“我就不叫。”嘴巴死硬。咕，咕，咕，外面传来了王母的叫鸡声，雪花一转身就跑了出去。王一元一看女儿这样嫉恨妻子，心想这不是个事儿，家和万事兴。她们俩闹腾下去，还不把这个家给毁了。从此，王父也动了心机，想创造个能说说透彻话的时机。手头做好了一副门窗，他瞅个星期天，让雪花帮他去给主家送货。

这是个大晴天，风和日丽，草绿花红。清清的丫丫河乖顺和畅，默默地在山边蜿蜒迂回。碎碎的水花儿在阳光照耀下格外闪烁晶莹，透出一份妩媚，一份欢欣。看看这丫丫河水，心里就会甜畅许多。每逢遇着不顺心的事，雪花就来到丫丫河边，或坐在青石上，手托香腮，默默沉思，或沿着河边小道，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唱歌撒欢。

自从母亲去世后，雪花还从没有和父亲单独在她所喜爱的丫丫河边相伴而行。没有了家中的隔膜和不愉快，雪花显得天真烂漫，活泼可爱。

王一元看着已经出落成大姑娘的雪花，这么俊俏，这么利飒，这么乖巧，这么聪慧，心中不由涌起了一阵阵抵偿之情。也难为了这孩子，母亲去世早，我又不经心。这几年全靠她自个儿长，竟也出落得这么喜人的。旋即又想到了她母亲刚去世的那两年，家里全靠雪花操持着，里里外外一把手。小小的孩子，够难为她的了。本想再续个弦会好一些。好让雪花一门心思专心读书。谁想没娘的孩子有难处，做个后娘难更难。母女俩不对心

思，成了牛蹄子两瓣子。三天两头不是吵就是闹。不吵不闹，心里的疙瘩结的更结实。

“爸，你身子骨也不好，以后少干点，不要累坏了。”雪花看着沉思的父亲，还以为他在为生计操心。

看着知疼知热体贴人的亲闺女，父亲心里象灌进了一碗蜜，甜甜的酥酥的，浑身都是舒坦的感觉。本来是训导的话，此时说出来，也是充满亲情，和顺而甜软：“雪花，你也该懂事了。我们一家三口，和和美美，日子过起来会多红火。”

看着父亲近似恳求的软语温言，聪明的雪花只是看了父亲一眼，没有开口。

王一元接着说：“你和你妈不要闹得那么僵，虽然她不是亲的，也是长辈。你要尊敬她，孝顺她。该让的时候就让一下，给她个面子。”

雪花早已料定，父亲会这么说，因而也不觉惊讶。心底反而放的很坦然。她是不想冲淡此地此时的友好气氛。她非常珍惜她和父亲的这点亲情。

见女儿不言不语，一味忍让。父亲反而觉得自己的话，一箭中的，起了效应。因而也就声高气粗起来：“你不该骂你妈，那么难听的话，你知道她多伤心。一个小孩子家，说起话来怎么那么狠，那么刻薄。不是爸说你，你确实不象话。你妈在世的时候，你不是这个样子。现在怎么变得这么不通情理。”

这几句话可是不中听，深深地刺疼了雪花的心。想不到父亲竟这么偏袒他的女人。没妈疼的女儿连父亲的一点儿爱都得不到。雪花难受极了，止不住泪水涌出眼眶直往下掉。

“爸，你能不能公正一点。你是喝她的迷魂汤喝多了。你光知道我顶她，和她吵，你知道不知道她是怎么对我的。”已经越过十八变的雪花再也不是唯唯诺诺的小丫头了，独立意识极强，自立意识极强，自尊意识也极强。对不顺心的话，就是父亲也不

相让。

“怎么对你的？”父亲怜惜女儿，并不计较雪花生硬的态度，关切地问。

“她骂我的话，你没听过？她折磨我的事你不知道？不知道算了，反正你又不疼我，只会疼她。我认了，我就这受苦的命。”说着，雪花呜呜地哭出了声。随即，扔下拉门窗的架子车，捂住双眼：“妈啊！”一声凄凉的喊叫，声嘶力竭，余音里充满了心酸、苦疼和求救无助、无可奈何的涩怵。

雪花顺着丫丫河，一个劲儿的疯跑。她是要找她妈那寂寥孤独的坟头。

晚上，漆黑的夜寂静无声。丫丫河流水的喧哗声，也被落日带走了。三星已经高照，还不见雪花回来。王母已经把被褥铺好，催促着王一元上炕睡觉。

“这么晚了，还不见回家。整天疯疯张张的，就知道往外跑。甭管她，咱们睡觉。你放一百个心，她不会让狼叨走的。”

王一元经不住老婆的唠叨，乖乖地上床脱衣，钻进了被窝。

王母正是风华正茂如狼似虎的年龄，还未做枕边沟通，就紧紧地搂住了丈夫粗糙干硬的身子。

老王已经习惯了续弦这种旺盛的欲望发泄。由于心中有事，愁苦母女俩的关系，因而无动于衷，没有做出丝毫的抚爱反应。

“你是咋了，嫌我是不是？今天你们两个在路上嘀咕啥了？就你耳根子软，爱听那个小婊子给你耳朵里塞鸡毛。”后娘的嘴，剜心的刀，说出话来，让人心惊胆颤，毛骨悚然。

王一元狠狠地推开了媳妇缠着脖子搂着腰身的手。这个一向和善可亲不惹人不生事老实巴交的庄稼汉，今晚也破天荒的动了气。

“你咋这么刻薄，她还是个娃娃，你怎么能这样骂她，难怪她顶撞你。你也太那个了，那有个当长辈的样子。”